

夜市的迷人光亮



黛西札記
李夢

不久前，財政司司長在網誌中提及，政府應與業界合作，將香港的夜市搞活搞旺。此言一出，即引來熱議。有人認為政府力推夜市經濟，或將增強市民及遊客在港消費的意欲，也有人不免擔憂，夜市經濟若難以釐清內容和範疇，恐會有搶走本已不景氣的食肆生意之嫌。

對於經濟研究和城市規劃，筆者是門外漢，單單從自己過去十數年間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旅行的經歷來看，「夜市」出現較頻密、經營較成功的地方，不在歐美，而在內地和台灣。台北的士林夜市和台南的花園夜市，已是很多訪台旅客必定打卡的景點之一；而內地的城市如上海、杭州和成都等，亦不乏各式各樣吸引本地老饕和外來遊客垂涎駐足的夜生活區。

香港如欲發展夜市經濟，不妨借鏡內地及台灣，但其實，此城的夜生活從來不乏熱鬧，內地有些城市名聲在外的酒吧街，不少都取經自香港蘭桂坊。然而由於疫情之於經濟的綿長影響，以及港人紛紛北上消費的新趨勢，中環、尖沙咀和旺角等傳統夜生活體驗區大有風光不再之勢。不

過別急，誠如時尚總是循環往復，熱潮也有漸退去和再興起的那一天，只要策劃方及參與者一直將「創新」記在心上。

至於香港夜市，與其只是思考如何復興傳統夜生活區，或是在觀塘、尖沙咀等海濱搭建美食一條街，不如更深一層，從「夜市經濟」的源頭開始思考。「夜市」之所以受到關注，實在於其能夠為消費者提供日間經濟難以滿足的需求。不如，將上班族和學生作為重點關注客群，尤其是年輕群體，習慣了晚睡，又喜歡聚會社交，善用放工後的晚上睇電影、行書店、看展覽或是趁着秋日海邊微風小酌數杯，都是紓解壓力、放鬆心情的良方，何樂不為？由此可見，夜市經濟絕不只是飲食食，更需從消費者的切實需求考慮。商場固然可延長營業時間，大牌檔和酒吧亦可創新菜式和酒單，但我更期待的，是在晚八點的書店裏，見到圍坐討論當代藝術的文青，又或是在十點後的戲院門外，見到散場後牽手的情侶或三兩好友，興致十足地談起電影裏的愛情。

我理想中的夜市，從不局限於一時一地，也不為近在眼前的功利，而是一座充滿活力的城市，在夜晚的許多條街巷甚或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都能各自散發出迷人的光亮。



夜遊杭州動物園。資料圖片

讀懂《青蛙王子》



如是我見
慕嵐

《青蛙王子》是格林童話開篇第一個故事。這是一個平凡的包含壞巫婆和黑魔法的童話故事，它有什麼寓意呢？難道想要告訴我們：信守承諾的女生會收穫王子的愛？還是某一天你看不上青蛙真會變成王子，比醜小鴨變天鵝還要魔幻得多，所以應該珍惜自己身邊「青蛙」一樣的人？

格林兄弟為什麼要把這個故事放在第一篇？讀懂故事之前，我們需要研究作者：雅各布和威廉都是德國十九世紀著名歷史學家、語言學家，他們搜集民間故事和古老傳說。年長一歲的哥哥雅各布側重收集研究，而弟弟威廉則負責把收集來的內容再創作，變成細膩曲折的故事。因為源於民間傳說，格林童話從來不是那種甜美可口的兒童繪本故事，說它是血淋淋的冰冷現實的黑童話也不為過。雖然是童話，但是每個故事舉着牌子：歡迎來到成年人的世界。而成年人的世界從來都不是容易的。

《青蛙王子》的故事裏只有三個出場人物：小公主、被魔法變成青蛙的王子和作為小公主父親的國王，那個對王子施了魔法的巫婆是個未出場的重要人物，我們看不到她。不過，不諳世事的小公主、被施了魔法的青蛙王子和威嚴公正的國王難道不是更像一個人的不同生命階段嗎？這樣去看，這個故事是不是更容易理解？

當我們在孩童時期，受到家人的照顧，生活無憂無慮，我們甚至視一切為理所當然，而一旦遭遇挫折，頓時茫然無助。這個階段，我們尚未擁有成熟獨立的人格，也不願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甚至認為自己不必為錯誤付出任何代價。此時，我們喜歡好看東西，習慣於從表面衡量事物的價值。因為無法承擔責任，所以我們在關鍵時刻總想逃跑

——不願為自己負責的人是沒有任何力量掌控生命的。這個階段，我們是被照料的人，而最大的無知就在於誤以為自己可以僥倖逃脫命運的指掌。

當我們成長為一個青年，有了更成熟的靈魂，就會知曉業力法則，明白世間因果，因而願意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青蛙王子就是處於這個人生階段的我們。他出身高貴，後來卻不知怎麼招惹了壞巫婆，被用魔法變成青蛙囚禁在井裏，從此等待着解除魔法的契機。哪個成年人敢說自己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沒有這樣的經歷呢？從這個意義上說，未出場的巫婆就是命運本身吧。面對命運中的巨大挫敗，你可以選擇自暴自棄，就做個井底之蛙，也可以選擇重新做回自己。當然，後者需要機遇，也需要大勇氣和大智慧，還需要堅持到底。

至於國王，當危機來臨時，弄清事實和責任，既不推諉，也不偏袒，這需要巨大的勇氣和智慧。但唯其如此，才能贏得最好的結果，並且成為有能力統御自己生命王國的國王。

每個人都是王子，但也可能在某個生命階段被變成青蛙。童話故事裏，王子沒有復仇——成熟的人深知在命運面前自己是沒有勝算的。所以，面對命運，必須謙卑。但，面對此生，你也始終都有選擇。你會選擇接受懲罰，等待時機，解脫魔咒，成為自己，繼承生命王國的王位嗎？表面冷酷的「黑童話」裏，包藏着格林兄弟溫柔的苦心與溫暖的期待。

《青蛙王子》是個非典型童話，它只是寫出了生命的秘密和真相。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自己生命的統治者，只要你足夠勇敢和智慧，並且保持成長。當然，你也可以放棄自己，就像那隻被困井底的青蛙，錯過大好人生。為做回自己，我們一生總得冒上一回險：付出辛苦，遭受冷遇，長途跋涉，面對紛爭……重要的是，無論多久，都不要忘記你是誰。



客居人語
姚船

花，是美麗的。雖然有的花艷麗脫俗，叫人愛之憐惜，百般護呵；有的卻平淡無奇，粗生易長，不必下多少工夫栽培，但當它們群株挨在一起，小小花兒蔓延，卻有着另一番韻味，同樣也能令人眼前一亮。夾竹桃就屬於後者。

我種植草本夾竹桃，是多年前搬到現居屋，與威廉夫婦為鄰的時候。兩家只隔着一道長長的鐵網圍欄，一眼就能瀏覽對方的整個後園。讓我們驚奇的是，他們種了那麼多花，正值夏天花兒盛開，五彩繽紛，恍似簇擁着整幢房子，令我們羨慕不已。

威廉夫婦很友善，微笑着和我們打招呼。安定以後，我們也想仿效。那天特地買了種植工具和幾包花土，想在鐵網圍欄旁邊先搞個小花園。威廉先生剛好下班回來，泊好車還來不及到屋裏脫掉西裝，馬上走過來和我們打招呼，然後很有禮貌問我們，準備種什麼？開闢菜園嗎？我回答，向他學習，種花。他似乎鬆了一口氣，熱情地說：「我

美似雲霞夾竹桃

們這邊花很多，你可以移一些過去。」隔天，他邀請我們過去選花。對於那些花朵碩大、單株怒放的，我們只有讚賞，無理由奪愛。一番觀察，我們看到幾株擁在一起，花朵不大但密集的花兒，還種了好幾處，遂要了粉紅和深紅的各一株。就這樣，草本夾竹桃就到我們這邊「安家落戶」了。

夾竹桃在加拿大很普遍，廣闊的原野上，經常可見它的姿影。因為它耐旱禦寒，是多年生植物，一年能開兩次花，花期長，有三、四個月，貫穿整個夏季，頗受民眾歡迎。夾竹桃種類繁多，有草本的，還有喬木和灌木的，也有一款可做植被，多被種在公園和景點土坡上，供觀賞。每當花開燦爛，恍似大片彩色雲霞飄落。不少人家裏都有栽種草本夾竹桃。

草本夾竹桃沒有主幹，一般長到二至四呎。叢生的莖一節節向上，葉子細長，有點像竹。花兒很小，分五瓣，形似桃花。也許名字來自於此。但它不像桃花般花兒搭在枝條上，而是全部長在頂端，每個枝頭幾十朵，一簇成球狀。長勢好的一株有二三十條莖，如果三五株挨在一起，那些花球相擁，

景觀十分惹眼。年復一年，我的小花園不斷擴大，雖然不比威廉的，但圍欄兩邊花兒互相映襯，有的花枝穿過鐵網互相「交流」，加上藤蔓上的綠葉和小花，倒是一道兩家人都賞心悅目的風景線。平時大家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心裏也有了一道溫馨的風景。

可惜睦鄰相處二十年後，威廉先生退休，兩夫婦搬到一個風景優美小鎮居住。我們曾開車幾個小時去探望。新居房子大，後園小，仍種了不少花。我留意到花園中依然有幾株怒放的草本夾竹桃，禁不住想道，會不會是他們從舊居帶來的？也許和我們家的夾竹桃仍是「近親」有緣吧？

我對夾竹桃的喜愛，除了它曾帶來一段中西鄰里的友誼之外，心中還有一個情愫。飄泊海外的華人，刻苦耐勞，不懼環境惡劣，努力向上。雖然個體微小不起眼，可是團結奮鬥，其對社會貢獻卻不能小覷，令人矚目。這一點，夾竹桃的品性不也是有點類似嗎？

每當夏日開車外出回來，一拐進小街，望見門前那幾株草本夾竹桃，花兒像一朵美麗的雲彩，心裏驟然一陣亮堂，到家了！

世紀奇案



英倫漫話
江恆

冒名頂替求財的故事，歷史上屢見不鮮，但沒有一個能像蒂奇伯恩那樣引發巨大轟動，並創下英國法律史上最長的審判紀錄，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疑點。

英國暢銷女作家扎迪·史密斯即將於秋季出版的新書《欺詐》，便以這起一百五十多年前的真實案件為背景，整個過程曲折離奇，正如她在新書預告中所言，案件很多地方突破了人們的想像力，雜糅了浪漫、性、宗教、階級、奴隸制、勢利、戲劇、謊言和難以想像的金錢等數不清的元素，令整個故事猶如萬花筒般引人入勝，但一切又都是醜陋和考驗人性的。

真實的故事比小說更加複雜，事情發生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蒂奇伯恩家族（Tichborne），其財產主要來自於英屬殖民地牙買加奴隸種植園，家族長子羅傑，蒂奇伯恩爵士正是故事的主人公。他在蘭開夏郡的天主教會寄宿學校度過了悲慘的童年，成年後，他報名參軍，在第六龍騎兵團擔任騎兵軍官。在二十一歲時，羅傑愛上了十七歲的堂妹凱瑟琳，也就是羅傑的叔叔愛德華爵士之女，當他求婚時卻被告知，天主教會不贊成堂兄弟姐妹之間的婚姻，傷心欲絕的羅傑遠赴南美。

一八五四年，羅傑踏上回國的旅程，首站登上了一艘名為「貝拉」號的客輪前往紐約，不料船在巴西海岸附近傾覆，當「貝拉」號殘骸被發現時，沒有找到任何倖存者。噩耗很快傳到羅傑的母親、蒂奇伯恩夫人那裏，她深受打擊，但內心仍抱有一絲希望。一八六三年，一位老水手碰巧敲響了蒂奇伯恩家的大門乞討施捨，言談中他透露曾聽到傳言，說「貝拉」號上有一些船員乘坐救生艇逃生，最終抵達了澳洲。這個消息讓蒂奇伯恩夫人喜出望外，認為兒子仍然活着，於是他在報紙上刊發了尋人啟事，重金懸賞線索。不久之後，本案的另一個主角——來自澳洲瀕臨破產的屠夫湯姆·卡斯特羅登場了，他暗示自己就是失蹤的羅傑，比如他刻意談到曾歷過一次海難，以及正在抽一根帶羅傑名字英文縮寫的石楠木煙斗，試圖將兩人聯繫起來。一位當地律師寫信將此事告



▲一九九八年英國電影《蒂奇伯恩索賠人》取材自蒂奇伯恩案。

劇照。

知蒂奇伯恩夫人，她回應稱，如果對方能證明自己的身份，她就會接受其作為失蹤多年的兒子。

時間來到一八六六年，卡斯特羅攜全家來到英國「認親」，但他對蒂奇伯恩家族的人避而不見，也包括羅傑的初戀情人凱瑟琳。在質疑聲中，他最終同意去法國巴黎見「母親」蒂奇伯恩夫人，卻假裝生病，在旅館一間黑暗的臥室裏接待了她。眼前的卡斯特羅與羅傑判若兩人，羅傑消瘦英俊，體重僅為五十七公斤，有一頭棕色頭髮，一隻手臂上有一個粗糙的紋身，會流利的法語，而卡斯特羅是金髮碧眼，舉止粗俗且患有病態肥胖，體重達一百七十六公斤，沒有紋身，也幾乎不識字。在交談中，卡斯特羅也漏洩百出：他提到普通士兵的生活，而羅傑是一名軍官；他聲稱自己在溫徹斯特上學，但羅傑的學校在斯托尼赫斯特。用當時媒體的話形容，一個是貴族的賽馬，一個是農夫拉車的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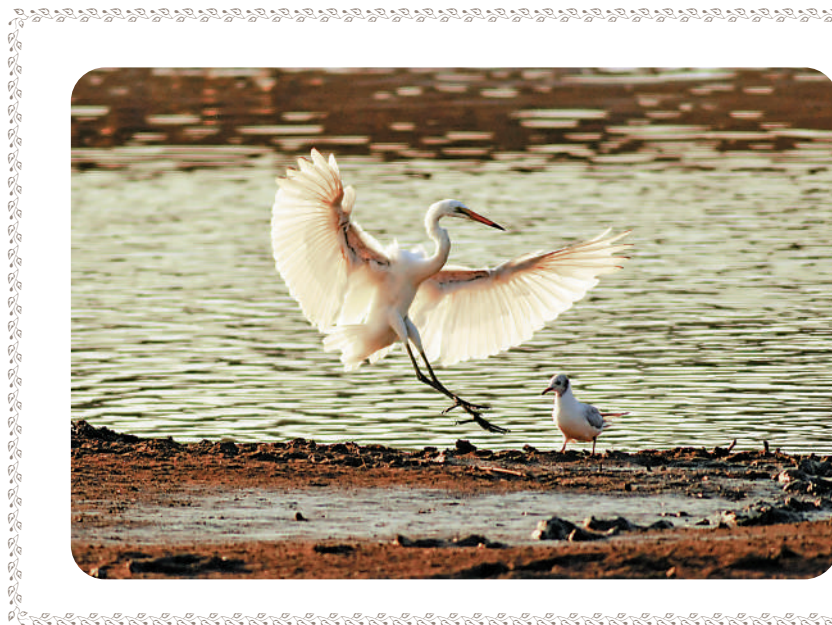
奇怪的是，蒂奇伯恩夫人竟然承認了卡斯特羅就是失蹤的羅傑，理由是「他把一切都搞亂了」，並且每年給他一千英鎊（相當於現在的十萬英鎊）的生活費。兩年後蒂奇伯恩夫人去世，卡斯特羅也失去資金來源，他於一八七一年以繼承人身份正式向蒂奇伯恩家族索賠財產。法官盤問中發現，卡斯特羅謊話連篇，他的真實身份也逐漸浮出水面。他真名為亞瑟·奧頓，出生在窮人聚集的倫敦東區，後來他到智利當了一名屠夫，然後又移居澳洲，過着輕微犯罪的生活，人們稱他為「胖子奧頓」。

由於證據充分，法官最終以偽證罪判處他十四年監禁。他出獄之後窮困潦倒，死時身無分文，蒂奇伯恩家族出於憐憫，允許他的墓碑上刻上「羅傑爵士」的字樣。

這起案件審理長達三年之久，公眾也猶如看連續劇般着迷，就連美國作家馬克·吐溫也曾在倫敦出席與案情相關的活動。當時輿論分成兩派，有人支持蒂奇伯恩家族，也有人力挺卡斯特羅，甚至購買他為打官司發行的債券，據說不少人的動機是希望看到蒂奇伯恩家族被一個無恥之徒騙走財富。該案也產生深遠影響，比如引發英國司法改革，更加重視證據和公正性，防止類似的詐騙事件發生，同時引發對英國社會階層和貧富差距問題的關注。當然還有生活習慣，如某件事很小而且很滑稽時，英國人會借諧音說它是「titchy」。

該案也為許多書籍和電影提供了靈感，包括最早提出「魔幻現實主義」概念的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的短篇小說《罪惡的普遍史》，英國作家特羅洛普的小說《他是繼承人嗎？》，以及一九九八年著名的英國電影《蒂奇伯恩索賠人》和美國卡通系列《辛普森一家》中的《校長與乞丐》等。

英國評論家伍德拉夫曾經總結，考慮到法庭上的證據，法律判決是公平的，卻沒有完全解決案件中一些懸而未決的疑點，像是蒂奇伯恩夫人為何願意上當。至於卡斯特羅，這個迷失自我的人仍然行走在歷史中，被後人銘記的只有「索賠人」這個名字。



秋光鷺影



市井萬象

初秋時節，位於山東省青島市城陽區流亭街道的墨水河入海口濕地晚霞披金，蒼鷺、白鷺等水鳥覓食棲息，呈現一幅美麗的生態畫卷。

新華社